

錦繡萬花谷

三十六



舊刊錦繡萬花谷

四十六冊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十一

左右史

和墨濡筆



門下省起居郎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貞觀中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事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唐百官志

守道不如守官

唐太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史右史也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檢誡不聞帝王親自觀史上曰朕有不善卿必書之邪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皆記之唐史

君舉必書

唐杜正倫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曰君舉必書言存於左右史若一言垂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唐史

執筆所記爲史

唐鄭朗爲起居郎文宗恭勤節儉謂宰臣曰朕聞前日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鳥一袍玄宗幸溫湯時御之一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時朗執筆螭頭下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郎對曰臣執筆所記便名爲史故事帝王不可觀帝謂宰臣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

夫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朕恐平常閑語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為恥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即遂進之唐史

記注之失有四

隆興元年胡銓奏記注之失有四一人不當觀注國朝梁周

翰以起居注每月進御慶曆中歐陽脩乞更不進本仁宗從

之今望遵仁宗之訓二立非其地注國朝記注之臣立于座

後歐陽脩謂當人主言動而書乃立於前脩罷後故令乃立

於殿之東南隅言動不聞乞復歐陽脩之制三前殿不立注

國朝古制前後殿皆侍立今獨後殿侍立而前殿不立又左

右史分日而立無言動之異欲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

奏不直前注臣欲直前奏事閤門以不預牒却之嘗預牒矣

又以無班為詞是雖有直前之名而無可奏之時矣乞左右

史奏事直前不必預牒及有無班次為拘也詔前殿依後殿

侍立餘並依孝宗會要

隨宰相入延英

唐馮定請許左右史隨宰相入延英記事幸臣不樂

政事詳於史氏

張次宗有文學開成中為起居舍人每入閣左右史執筆立

于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次

宗尤稱奉職

館閣

朱華

姚崇敕於朱華閣長參梁有華林省學士又有文德壽光省南史

文林

北齊有文林館學士

育材之地

國朝歐陽脩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材既難得而又難知則當博採而多蓄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出為名臣矣餘亦不失為佳士也遂詔二府各舉五人其後召試中選者往往在清近朝廷稍收其用

### 麒麟殿

未央宮東麒麟殿藏祕書即揚雄校書之所也 三輔黃圖

### 藏書之策

昔漢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於是天下文籍悉在祕府謂之祕書至成哀世使劉向父子典其事至于後漢則圖籍在東觀王肅表曰魏之祕書郎漢之東觀 宋書

### 御史臺為鄰

漢初御史中丞掌蘭臺祕書圖籍之事至魏晉其制猶存故歷代營都邑置府寺必以祕書省及御史臺為鄰

### 汲冢竹書

荀勗領祕書監太康二年汲冢中得竹書勗躬自撰次注寫以為中經列於祕書經傳闕文多所證明 晉諸公讚

### 奇書難字

顏師古拜祕書少監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難字眾所共惑者隨疑剖析曲盡其源

### 四部讎校

梁任昉字彥昇為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

### 野鶴在雞羣

晉嵇紹中散大夫京之子也山濤領選啓為祕書郎武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為祕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然

若野鶴之在雞羣晉史

公事移蘭臺

薛夏為祕書丞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目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為不得儀也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祕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在無以折魏略

依七略撰七志

王儉為祕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獻之齊書

第一官第一人

梁劉孝綽除祕書丞武帝曰第一官當與第一人

圖書之府

唐白樂天制圖書之府命汝為郎

芸閣

李季蘭寄韓校書詩不知芸閣史寂寞意如何

海內文宗

陳子昂善屬文為麟臺正字召見金華殿占對慷慨為感遇詩王適曰必為海內文宗

正四庫國史

祕書省正字掌雘校典籍刊正文字皆辨其紕繆以正四庫之國史焉

郎官

吏事第一

裴遵度遷吏部員外郎專判南曹天寶中海內無事九流輻湊會府每歲吏部選人動盈萬遵度敏識強精覈文簿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由是大知名

南宮為眉目

奚涉閱簿書紛拏盤錯一瞬而判劉禹錫為陟神道碑云吏部員外郎是曹在南宮為眉目

侍郎之貳

戶部郎中掌戶口土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媼婚繼嗣之事以為尚書侍郎之貳

唐志

堅籬插棘

呂太一為戶部員外郎吏部移牒戶部令墮于悉堅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取堅籬插棘省中賞其俊拔

唐新語

代視印篆

蕭原梁宰相傾之子性嗜酒無節職事弛慢為兵部郎中掌告身印覃恩之次頗怠職事父傾為吏部尚書代原視印篆其散率如此

五代史

廷無替牒

張嘉正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嘉正詳處廷無替牒

六品

國朝官品令郎中從六品

郡守資任為郎

國朝元豐官制行郎官理郡守以上資任者為郎中四朝志

不博駕部

省中語曰中行刑戶不博前行駕部

國史補

省郎不換他職

國朝至道初張昱為刑部員外郎賜紫知雅州先是西川招安使上官正上言部內雅州密邛蠻寇在於鎮撫須得其人伏見前知陵州張昱以孤城抗羣寇保全壁壘至今劔外服其威名望授諸司使令知雅州事上以省郎之重不欲換他



職故進其秩加賜令服而遣焉

一時騷雅

唐詩人鄭谷爲都官郎中作詩自賀且爲序云故許昌薛尚書能嘗爲都官郎中後數歲故建州李貞外頻自憲府彈拜都官員外郎皆一時騷雅宗師都官之曹振盛於此余早年請益實受深知今忝此官復是正秩因作詩自賀有云三轉郎曹自勉旃

泣諫玉階

唐蔣係遷工部郎中兼史職宰相宋申錫爲北軍羅織罪在不測係與諫官崔元亮泣諫於玉階之下申錫方減死時論稱之

號三列宿

韋汝諧正觀中與弟謙兄李武同省時號三列宿皆爲郎中

翕然同聲

楊暉爲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

腹心耳目

顏真卿云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

本傳

駐車待漏

樊梵爲郎每欲奏事常駐車待漏

世說

人之水鑑

王隱晉書樂廣爲尚書郎與何晏鄧颺等談論衛瓘見而竒之曰常恐微言將絕今復聞之命諸子造焉謂曰人之水鑑

也每見此人瑩然如披雲霧而覩青天

詩

吏部信才傑文鋒振奇響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沈約並  
命登山閣分宵直禮闈太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冠劔無時  
釋軒車待漏飛明朝題漢柱三省有光輝沈佺期振鷺齊飛  
日遷鶯遠聽聞明光共待漏清覽各披雲喜得廊廟舉嗟為  
臺閣分遠從南斗外遙仰列星文蘇味道文昌新入有光輝  
紫界宮墻白粉闈曉日雞人傳漏箭春風侍女護朝衣白樂天

卿監

三珪

莊子楚昭王延屠羊說以三珪之位謂三卿皆執珪

大官

晉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之志能治大官其仁

可以利公室若在卿位內外必平國語

一國之高

舉一國之高以為九卿淮南子

臣直拜上卿

魏文侯曰寡人何如君也翟璜曰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  
封君之長子君非仁君也文侯怒甚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  
何以言之曰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直是以知君仁  
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璜入拜為上卿新序

閑職

張瓌以太常為閑職南史

布被瓦器

趙典為太常雖處上卿而布被瓦器耆舊傳

臨軒有金石

蔡謨拜太常咸康四年臨軒門下奏非祭祀宴享則無設樂  
謨奏臨軒宜有金石顯宗納焉

晉中興書

賜御衣一襲

後漢楊賜拜太常詔賜御衣一襲冠情綬金鑄鈎佩

特賜金紫

國朝 英宗賜少卿孔叔詹叔詹監裁造務以勞當遷上不  
欲以卿監當完庫之務故特賜金紫

清郎清卿

韋聿修始為尚書郎不受遺後為少卿亦不受勅曰弟昔為  
清郎今為清卿

此史

二星在東南

石氏星經有宗正二星在帝坐之東南

二雅

孫湛為光祿勳以清廉稱與周澤相類京師號之二雅

東觀漢記

三日拜司空

荀爽字慈明為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

繫囚齋禱

張文瓘嘗有疾繫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稱其執法平  
恕比戴胄焉

用法加仁恕

季羔為衛士師則人足俄衛有亂則者守門令之逃既罷羔  
問之吾則而足子逃我何也則者曰曩者論刑君愀然不樂  
見於顏色此臣所以說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乎其用  
法加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家語

寺中二絕

宋世軌為廷尉少知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語

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見表裏宋世軌時人以為寺中一絕史北  
比漢于張

徐有功遷司農少卿謂所親曰今身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故前後為獄官以諫奏枉誅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時人比漢之于張焉

周稷之業

漢朱邑為大司農張敞與邑書曰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

安車一乘

後鄭玄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史送迎

黃門就問

商仁字季卿徵拜大鴻臚卿以年老乞骸骨詔賜牛酒米帛若經傳有疑使小黃門就問之謝承後漢書

財物山積

楊崇禮開元初為太府少卿雖錢帛充牣丈人間皆躬自省閱時議以為前後為太府無與為比擢拜太府卿時太平且久御府財物山積以為經楊卿者無不精好

尹卿筆

唐尹思貞為司府少卿時侯知一亦厲威嚴吏人為之語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其為人所服如此

史館

善惡必書

國朝淳化四年 太宗問宰臣今館中修撰是誰參知政事蘇易簡對曰楊徽之張佖梁周翰帝曰史才甚難在乎善惡必書務撫實而去憎愛斯為良史矣

秉直筆成國典

范杲知壽州上言家世史官願得秉直筆成國朝大典召爲史館修撰

### 考功視行狀

李翱字習之元和初轉史館修撰翱以史館記事不實奏狀曰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證傳但記其諫諍之辭足以爲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大常牒史館然後定謚從之唐史

### 白衣充修撰

丁謂初與孫何齊名翰林學士王禹偁延譽於帝曰謂與何可使白衣充修撰由此聲名籍甚禹偁嘗與詩曰三百年來學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便合教修史二子之才似六經著書藏名山

前司馬遷書曰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

### 直筆東觀

北齊著作郎魏收撰後魏史帝令群臣各言志收曰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帝乃使專其任北史

### 事繫日

唐職官志起居注錄天子之言動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以紀曆數典禮文物

### 據法守職

韓詩外傳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太史也

### 獨典五朝史事

國朝曾鞏神宗察其賢欲用鞏一日詔曰曾鞏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爲修撰近世修國史必衆選文學

之士以大臣兼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鞏者長編

譏評今古

劉子元著史通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

記繁志寡

莊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天地篇

東宮

銀章青綬

白氏六帖曰太子師傅古官也銀章青綬

琢磨玉質

後漢應漢官儀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

奈何以天下戲

前叔孫通為太子太傅高祖欲易太子通諫曰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帝曰吾聽公本傳

賓客為宰相

李文定公為參知政事時仁皇為太子文定兼賓客一日召對滋福殿欲相之固辭俄而太子出謝曰蒙恩以賓客為宰相真宗顧謂曰尚可辭耶乃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與丁謂爭事罷天下皆以亮直許之

護儲

元和制誥除太子賓客大都督府司馬曰猶謂護儲之貴是兼半刺之職

侍臣箴

晉溫嶠為中庶子獻侍臣箴甚見補益晉史

贊道賦

李伯藥作贊道賦以風太子嬉遊

列侍左右

龍朔二年置左右諭德各一人掌諭太子以道德皇太子朝  
宮臣則列侍於左右階出入則騎從於正道之左右其內外  
庶政有可為規諷者隨事而贊諭焉唐百官志

清班優直

白樂天集制云東宮之有諭德猶上臺之有騎者也清班優  
秩所選非輕

露門博士

沈重字子厚授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為皇子講論語北史

學官

佩玉

博士祭酒一人掌國子學皇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漢百官表

百僚講論

楊汪字元度為國子祭酒帝令百僚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  
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荅奏  
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疋隋書

三世國學師

王承好儒業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為此職三世為國  
學師前代未之有當時以為榮梁書

陸德明抗對

大建中國子祭酒徐孝克開講侍貴縱辨眾莫敢當陸德明  
始弱冠往參焉便與抗對合朝賞嘆

一位元長

胡廣曰凡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一人舉酒以祭於地舊說以為示有先

生徒有法度

唐陽城為司業既至國學召諸生告之學所以為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不省其親者乎明日告歸養者二十餘人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升堂上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斥斥皆有法度

待詔金馬門

公孫弘對策時有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本傳

號六儒

馬光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遜孔龍實仕

禁張買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曰六儒隋書

三家皆立博士

後漢儒林傳曰前書云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生授同郡倪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曹孫歐陽高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

朝士相慶

韓愈為權德輿墓誌召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

瘦羊博士

甄宇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人一羊有大小肥瘦時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鈎宇因取瘦者自是不復爭後召會詔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為號東觀漢記十一卷終



錦繡萬花公後集卷之十二

京尹

所都曰尹

九帝王所都皆曰尹通典

四為京尹

魏少遊以吏幹知名四為京尹有規檢雖任無赫赫名而廉謹有足稱者代宗實錄

父子五為京兆

柳仲郢父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再為河東職源

前尹後尹

李仲通天寶末為京兆尹弟叔時繼之長安歌曰前尹赫赫且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

鷓挽鈴

溫彰為京兆尹一日聞挽鈴者視之乃鷓也尹曰是必訴其採雛者命吏視之果得採雛者

搢紳盛事

梁子美權開封尹入謝言曾祖顓祖適皆常鎮府事今臣復攝尹懼弗克荷徽宗曰卿三世尹京搢紳盛事四朝國史

豪右屏迹

李穆知開封府事豪右屏迹權幸不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材枹鼓稀鳴

張敞為京兆長安市偷盜尤多一日捕數百人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其治畧循趙廣漢之迹以經術自輔其政

玉麟符

樊子蓋檢校河南內史屢有理績隋文帝語曰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虎

詩

驟駕乘駟馬謁帝朝永明梁元帝尹荆州雲霄今已逼台象  
更誰親杜贈鮮于京兆一別岑陽舊使君郡人回首望青雲  
政聲長與江聲在自到津頭日夜聞杜牧寄京兆韋尹府中  
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怜杜尹酒醉謔  
新尹蓄眼未見有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杜尹

留守

彈壓為先

紹興八年召呂頤浩付以建康頤浩以疾辭趙鼎曰頤浩之  
政長於彈壓建康之民頗望其來上曰繁劇之政固以彈壓  
為先若不動聲色使百姓陰受其賜小人却不知也中興會要

詔特許張蓋

紹興六年中書門下省言秦檜孟庾並係兼行官留守詔特

許張蓋

京都之籥

荆公除李璋制近付京都之籥聖朝職畧

降絲綸同將相

晉天福中勅留守之任委寄非輕凡降絲綸宜同將相今後  
除留守宜降麻制留守降麻自安彥威始五代會要

非知不可

景德元年駕幸潭淵真宗語王旦曰京師社稷所重非知不  
可職畧

綠野堂

裴度字中立文宗時留守東都時闍豎擅威天子擁虛器度  
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綠野堂野服蕭散為之把酒不  
問人間事帝知度精神未衰每人自洛來必問度安否

無西顧之憂

光武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得專權山東  
經成大業後漢

卧總留臺

正觀中太宗幸玉華宮房元齡以疾卧總留臺

詩

星使出關東兵符賜上公山河歸舊國管鑰換離宮行色旌  
旗動軍聲鼓角雄漢壘三秋靜胡沙萬里空其如天下望旦  
夕詠清風林吳越東西州浙江限其中都人送留守郡吏迎  
相公江心波濤壯帳下鼓樂雄放翁

總帥

觀省風俗

國朝咸平三年以王欽若為西川安撫使表及甫副之梁顥  
為陝西路安撫使李易直副之所至錄問繫囚甚不復諭欽  
若曰觀省風俗尤難其人數日思之無易等各宜宣布德  
澤使知朕勤恤之意

祖於瓊林

咸平四年以兵部尚書張齊賢充涇原儀渭邠寧環慶鄜延  
州保安鎮戎清遠軍安撫經略使知制誥梁顥副之帝以邊  
將玩寇朔方粮道艱阻故命齊賢等使焉即命發日馳騎而  
往仍命宣徽南院使周瑩祖於瓊林苑

監司

緋衣袋帶

國朝侯陟改淮南轉運使賜緋衣袋帶

鑿潭通漕運

韋堅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祭以佐國廩咸終增鉅萬元

宗擢為陝郡太守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訖隋常治之堅為使乃占咸陽壅渭為堰絕灞滻而東注水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滻水御苑左有望春樓堅于下鑿為潭以通漕帝為升樓詔羣臣臨觀下詔曰關浦之間尤資穀贍比來轉輸未免艱辛故置此潭以通漕運萬代之利一朝而成本傳

### 關中計戶

蕭何守關中計戶轉漕給軍又漢與楚相距滎陽數年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本傳

### 歲運米萬餘石

范旻為淮南轉運使太祖謂曰卿家素貧凡所須並借用官錢悉以便宜從事不必一一中覆也每歲運米萬餘石以給京師時論許其有心計

### 家莫敢為非

何邲為河北都轉運使郡縣官吏望風而肅劾太原帥梁適病不知退及內官蘇安靜怙寵不法王素為淮南都運所布耳目甚廣人人若素坐視其家莫敢為非

### 水陸計度

國初計度勾當某路水陸計度轉運事官高者即曰使或曰同轉運使又有同知者

### 供調百萬億

李士衡為湖北轉運使真宗幸澶州東封西祀供調百萬億士衡有力焉

### 衣繡持斧

天漢元年遣暴勝之等衣繡衣持斧分部逐捕前武紀  
以御史為

熙寧十年以館閣校勘丁執禮權發遣河北西路提點刑獄  
上宣諭曰朕惟河朔地重慎選監司故以舊御史為之又曰  
卿職在刑獄盜賊最急宜用心督捕職源

貴勢無所借

國朝王鼎提點河北刑獄摘發贓污所案問於貴勢無所借

郡守

一麾出守

晉顏延之為永嘉太守甚怨憤作五君詠於阮咸曰五薦不  
入朝一麾乃出守蓋自序也本傳

合浦還珠

孟嘗迂合浦太守郡不產穀而海出珠與交趾比境常通商  
販貨糴糧食先守多貪穢珠漸徙於交趾界旅不至人無資  
嘗到官董易前弊求民利病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

流通稱為神明本傳

荆部連璧

普泰中韋孝寬除浙陽郡守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隸荆  
州情好數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為連璧職源

臺閣賢

唐武后憂州縣非其人李嶠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  
牧守皆訴不行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唐書百官志

暴虎渡江

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暴虎均去檻穽虎相與東渡江而去  
本傳

飛蝗赴海

馬稜守武陵飛蝗赴海六帖

河潤九里

郭伋拜潁川太守召見帝勞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本傳

攀轅卧轍

侯霸為臨淮太守被召百姓攀轅卧轍不許去本傳

衣錦還鄉

武帝謂朱買臣曰衣錦還鄉遂除會稽太守前朱買臣傳

萬石君

前石奮四子皆二千石號為萬石君

白鹿隨車

後鄭弘為臨淮守有白鹿隨車

鳳凰集郡

前漢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

正婦順孫日以衆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黃霸傳

子矣黃霸傳

生立祠

後漢王堂拜巴郡太守馳兵斬虜巴郡清靜吏民生為立祠

本傳

揚仁風慰黎庶

表宏為東郡謝安執宏手授扇宏曰當表揚仁風慰彼黎庶

化比齊魯

文翁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修起學官於成都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子弟繇是六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本傳

緋魚

唐初刺史得佩魚品卑者假緋魚循吏序

召父

前漢召信臣遷南陽太守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  
出入阡陌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以廣溉灌戶口增倍盜  
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本傳

杜母

後漢杜詩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又  
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富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為之語  
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本傳

議定古禮

韓延壽為潁川太守其俗多朋黨然雖延壽欲改之教以禮  
乃歷召郡中長老問以疾苦因與議定嫁娶喪祭略依古  
禮皆便安之本傳

廣州酌泉

晉吳隱之為廣州至貪泉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  
飲懷千金若使吏齊飲終當不易心本傳

吏民皆自新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  
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少解輒  
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吏民皆服改行自新本傳

四知

楊震為東萊守昌邑令王密夜半懷金獻曰無人知震曰天  
知神知爾知我知何無人知也本傳

屏風錄姓名

唐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於  
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卧輿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  
擬廢置循吏序

草木知名

張福為濠州刺史德宗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本傳

洛濱賜膳

唐元宗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御史錢於洛濱賜以御膳上自書十韻詩命高力士賜之通鑑

老子興不淺

晉庾亮鎮武昌諸佐史秋夜登樓不覺亮至亮曰老子興復不淺本傳

男女出境

王澹為荊州刺史男女出境迎者萬餘宋書

棠棣碑

賈敦頤為洛州刺史有惠政百姓植碑頌美及敦實為洛州長史又立頌於兄碑之側號棠棣碑本傳

十萬戶受福

唐陳子昂傳云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受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

教民耕織

韋丹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本傳  
有千里眼

楊逸為光州刺史為政愛人廣設耳目時人謂有千里眼後魏

清如冰雪

魏令狐邵字孔叔為洪農守所在清如冰雪



扇駝蚊蚋

表光庭典名藩有異政明皇謂宰相曰表光庭性逐惡如扇

駝蚊蚋飛涼

清白自將

陸長源為汝州刺史諧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

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

車載入殿中

蕭育望之子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者舊名臣之子乃以三公

使車載育入殿中

皮鞭

崔伯謙為北地太守改鞭用皮為之不忍見血示辱而已此

三赤階前是萬里

于延陵授建州刺史宣宗問曰建去京師遠近對曰八千里

上曰朕左右前後皆建人卿若繁已奉公糾緝凋瘵則常若

在朕前或撓法度使遠人無聊則三赤階前便是萬里

詩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鍾大鏞在東序冰壺

玉衡懸素秋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真分憂幾度寄書

白鹽北苦寒贈我青羔裘霜雪迴光被錦袖龍蛇動篋篋蟠銀

鈎杜甫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杜甫注騎紫馬者太守也

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絃昔在堯四岳今之黃穎川杜甫贈

李勉宮殿春門隔雲山紫羅深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村

甫送賈汝州京兆先時傑琳琅照一門朝廷偏注意接近與

名藩看君善為政化日有殊恩南園回羽翮北極捧星辰

東藩駐皂蓋北渚臨清河同上文石陞前辭聖主碧雲天上

作真鴻杜牧六代帝王國二吳佳麗城賢人當重寄天子借

高名巨海一邊靜長江萬里清應須救趙策未肯肯侯嬴李

白鴛鴦差池出建章綵旗朱戶鬱相望新恩共理大牙地昨

日同舍雞舌香劉禹錫卿月昇金堂主春渡玉墀薰風行應

律湛露即歌詩杜甫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公望

同舍亦輝光鵬圖仍矯翼熊軾且移輪 斧鉞下青冥樓舳

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同上畫鳳仙楹遠周雌郡

閣閑錢惟演送王除州住徐離用黃堂事也平江州治因春

申君故君塗以雌黃故曰黃堂少年不願禹戶侯亦不願識

韓荆州頗願身為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遊東坡四朝著舊

水霜後兩郡風流水石間舊政猶傳蜀父老先聲已振越溪

山 竹馬迎郭侯大錢送劉龍 勸農使者非常人一言已破

黎民膝上饒史君更超逸同上好山如累塊並同上曉出城

東信馬蹄青梅塙角兩三枝竹雞叫罷雨來急杜宇聲乾月

落遲山店黃煙縹緲日野田鋤水插秧時農桑勸課非無力

為報新安太守知 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好作思人樹

慚無惠政傳柳子厚鎮靜一如無須條甬月餘來惟盡傳客

去不識兵符健判風生筆精祈雨洒車丈夫何必假行矣兩

輔朱 雖擁朱轡貴清癯兩鬢霜判花人競誦侍草士深藏

農飽因蠲賦州貧為救荒公歸無愧面應可見嚴光並南岳

富沙亭上聽灘聲已喜歸驂出建城愧乏異能書郡最幸無

苛政駭民情班陞延閣雲天近街繫嵩山玉雪清鼎重君恩

難稱塞但知報國一身輕葉文瀟灑使君風度峻神仙謫墮

在人間只今坐嘯凝香處帝賜羅笈作鎮還南岳郡人不識

疾呼聲甘雨和風遍一城歲久偏多遺愛事天高未察借留

情舟行精舍漁歌晚家近華亭鶴唳清 倦入承明聽履聲

朱轡今復壓專城湯芻碧華供吟興照眼清伊洗宦情鱸膾

何慙高士潔琴龜不減昔賢清未應更葺東山野出處方閑  
世重輕 聞道泉人截銚留翰林從此去吾州村中父老相  
持泣但祝今侯似故侯 淮漢紛紛戰血腥蜀山鬼哭不堪  
聽如何一線江西路獨見奎星與福星並南岳天生守令與  
斯民本是同胞 一樣親莫把膏脂為爾祿當思痾瘵切吾身  
此邦只似唐時古我輩當為漢吏循今夕湘潭一卮酒重煩  
分散十分春真西山潭州宴屬官席上作

通判

方外司馬

晉謝奕字元奕巨温辟為安西司馬奕在温座岸憤嘯詠曰  
我方外司馬也 通典

郡股肱

晉王基薦劉毅於公府曰毅方正亮直往日僑仕平陽為郡  
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類要

速步

顧球時為揚州別駕顧榮謂球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顧和  
別傳顧和字君孝

從容山水間

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江州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  
不遠觀遊郡吏執事不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  
水詩酒間於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品瀑  
布廬營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  
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 職林

持板拜

刺史六條曰州別駕治中見部刺史持板拜刺史答拜 職林  
紀德碑

姚崇為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為紀德碑

戒林

太守自碑

武帝詔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碑

通典

六雄十望十緊

唐元和後朱紫滿并韋處厚乃奏置六雄州十望十緊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

有螃蟹無通判

國朝懲藩鎮之弊置通判以貳州事故常與知州爭權太祖聞之設戒勸使與長吏協和自此稍息有錢昆者餘杭人嗜蟹嘗求補州郡人問其所欲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則可至今以為口實

歸田錄

擇日而遣

崔神慶則天時擢拜并州長史因曰并州朕之粉榆又有軍馬比日簡擇無如卿者前後長史皆從尚書為之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則天為按行畜擇日而遣之

分紀

殺一身活人命

李臯為溫州長史攝行州事歲歛有官粟數十萬斛臯欲行賑救掾吏乞候上旨臯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君命若殺我一身活人數千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上嘉之

職林

幕職

盛府元僚

胡文恭行魚周詢制簽盛府之元僚

佐治之材

韋實等初擢第即通判諸州代還太宗以兩使判官得替者先解故為闕員乃以實等十五人為之且令縣歷觀其佐治

之材 三朝政要

拂衣而去

李瓊鎮桂管奏柳璧為觀察判官軍政不愜璧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府尋亂

白身判官

正元中仕進道塞奏請難行東省數月閉門南臺唯一御史令狐楚為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奏官不下由是兩河競辟才雋抱器之士往往歸之用為謀主日以恣橫元和已來始進用有序 南窓新書

出入將相

李逢吉始從事振武日金城寺僧忽見一人介冑持斧由門而入俄聞報李判官來僧具以告自是逢吉每造其室即見其人先逢吉而至率為常矣故逢吉出入將相二十餘年

小朝廷

唐鄭從讜字正求為河東節度表王調劉宗龜趙宗李湜崔澤等為判官書記支使皆一時選京州士人比太原為小朝廷得才多也 唐書

幕下上客

晏元獻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為西京留守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 分紀

入幕之賓

謝安王坦之嘗請且温論事温令郝超帳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郝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晉書

鳳凰芝草

韓退之上崔羣書曰足下仁者宜在高位託在幕府則不為得所足下出類拔萃鳳凰芝草略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

奴隸亦知其清明

出人之見

路嗣恭嶺南節度入覲曰臣從事柳渾有出人之見

昆弟同幕府

崔安潛帥許及劍南劉崇望昆弟四人同幕府世以為才

請斗酒作碑文

裴度東都留守辟皇甫湜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請斗酒援筆立就度曰不羈之才也

詩

珊瑚市則無騏驎人得有早年見標格秀氣充星斗事業富清機官曹正獨守須來樹嘉政皆已傳衆口討論實解頤操制紛衆手入幕未展材秉鈞孰為偶 崆峒使節上清霄河

隴降王欵聖朝宛馬總肥春首宿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恙向漁樵贈田九判官滄滄煙月滿川亭我有勞歌一為聽將取

離魂隨白騎三台星裏拜文星杜牧處士聞名早遊秦獻疏回腹中書禹卷身外醉千盃江雨春波濶園林客夢催今君拜旌戟凜凜近霜臺 安西幕府多才雄喧喧惟道三數公繡

衣貂裘明積雪飛書走檄如飄風李白城上赤雲呈瑞氣肯間黃色見歸期幕中無事惟須飲即是連鐘向闕時韓愈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 從軍古云

樂談笑青油幕燈明夜觀棊月暗秋聞柝何當壽鉅鈿音不

刃也相與歸臺閣銘山爾所工揮羽余何作策勳封龍額歸

騎獵麟脚推選閱群材薦賢搜 一鷄同上歸路芙蓉府離堂

玳瑁筵劉禹錫桃李蹊空又芙蓉客暫依李文饒為報南昌

令馬入郡城同時趨府客此日望塵迎文苑墓中妙法  
幕下清洛陽相去遠猶使故林榮韋應之幕府初交辟郎官幸  
備負杜甫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奉一行書固知貧病人  
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疎得實翻蒼竹搜枝把翠梧數脩封  
內事批發府中趨王門高德業幕府盛賢才清秋幕府井  
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  
同上官事何曾曉閑名苦要發大書公吏恐直語衆人嫌俸  
少食如故醫傭病却添秋風墻下菊相對憶陶潛紫芝君山  
那可上四面是層波此地風烟古前人賦詠多征帆衝鴈字  
官舍近漁歌况爾修真者回仙必見過同上一昨聞公幕  
府開夢覺頻遶嶺頭梅久拋鞞袴辭軍去忽有弓旌扣戶來  
言令相過爭借問荷衣欲出却徘徊舊時檄草今焚棄辜負  
黃金百尺臺南岳

### 曹官

意與天通

杜景佺性嚴正爲益州錄參逆折房司業之不視事吏歌之  
曰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浸知名

與一府政

韓愈誌董重溪府君墓云公爲京兆府司錄參軍與一府政

話公美事

裴懈爲陝府錄參季勉除觀察召懈曰素聞公名朝中親友  
話公美事請置在賓席

紀綱一州

喬琳歷東綿遂懷四州刺史嘗謂錄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紀  
綱一州能劾刺史乎紹業出條所失示之驚曰能知吾失御  
史材也

總錄衆曹

平寶司徒儀云錄事參軍之職掌總錄衆曹管其文案自上佐以意違失者彈正以法

拂衣遊天下

王勃年未冠以重名調補虢州參軍才大官小拂衣遊天下並選強明

天聖七年以司理參軍並選強明兩任以上判司簿尉充紛誤入人罪者批曆

祥符五年陝西轉運使薛頤言諸州司理參軍朝廷謂其刑獄重難與免選限或任非其人多致枉濫請自今誤入人徒已上罪者令批曆依例守選冀有所懲分紀

念珠曹

京兆尹曹月俸一百八索人號念珠曹南部新書

殺清吏是無天

張元素仕隋爲景城縣戶曹管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令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

斷罪死而無恨

韋仁壽大業末爲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恕其有得罪者曰韋君所斷罪死而無恨分紀

斗南一人

狄仁傑字懷英爲并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蘭仁基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尹佛子

尹正義爲澤州都督府法百姓歌之曰前時尹佛子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十二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十三

知縣

雙鳧

王喬為葉令顯宗時每自縣詣臺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本傳

放囚如期而還

虞延洛陽令每至歲時伏膺輒放遣囚繫歸家並感恩德如期而還本傳

河陽一縣花

潘岳為河陽令縣樹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晉書

晝日垂簾

顧凱之為山陰令邑三萬戶凱之御繁以約晝日垂簾門塔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晉史

不行鞭罰

裴子野出為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民有爭者示之以理不如一丘

丘仲孚為山陰令甚有聲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傅琰父子沈憲劉元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言仲孚皆過之

慈君

比京張潭為和寧令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職源

慈父

唐房謙為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治為天下第一超授郟州司馬吏民泣相語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以生為百姓思之立碑頌德分紀

白鳥甘露

後趙申錄為廣昌令白鳥巢其庭樹甘露降其廳事後為三公職源

置水投書

孔胡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託書昆皆投水中一無所發職源

元魯山

元德秀字紫芝為魯山令誠信化人士夫高其行語之云元

魯山唐史

穎川四長

穎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語荀淑為堂邑長韓韶為瀛長陳寔為太丘長鍾皓為林慮長淑等皆穎川中人也

循吏傳

社稷器

蜀蔣琬廣都長衆事不治諸葛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

也分紀

獸皆南渡

劉平為全椒長五日一聽事先時多獸每為人害平視事三日獸皆南渡分紀

蝗不入茂陵

陽球為茂陵令寬和多惠以至誠接下為民所愛比縣連歲蝗災不入茂陵又李孟元為廬氏令務行德化時境悉蝗獨不入廬氏並分紀

就縣賜章服

王正雅為萬年令穆宗時京兆號為難理正雅抑強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綽為京兆尹上前褒稱穆宗命以緋衣銀章就縣賜之職源

對詔居第一

開元初韋濟調鄆城令既衆謝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免官

三年無囚

何易于爲益昌令刺史崔朴泛舟易于身引舟凡鬪民在庭易于曉指杖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本傳

惠如春風

李白爲馬昌宰韓仲弼去思碑云未下車人懼之既下車人悅之惠如春風三月大化姦吏束手蒙宗側耳

璽書獎飭

元宗時採訪使回以陸渾及諸道二十六縣孝祥等政常循良帝皆降璽書獎飭明年縣令數十辭赴職帝自制令長新誠以諭之仍於廟堂賜宴以遣之其愛民揀吏如此也

終日清談

王衍字夷甫爲元成令終日清談縣務亦理

刻石

劉晏爲溫令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

置祠

狄仁傑字懷英彭澤令人爲立生祠

齋馬

唐馮元淑歷涇州儀始平二縣車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不與芻云令作齋馬

冰清玉白

晉江革襄邑令傅渾頌曰明府君侯臨下有赫克隆有光惠我咫尺乃冰其清乃玉其白風抗其高雲垂其澤君有遺愛民有餘思

水清衡平

葉康直知光化縣豐稷為穀城令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  
清如水平如衡本傳

讀五車書

吳靖為長沙令一日自歎曰讀五車書辛苦十年不得綴鴛  
鷺班髮白蹤跡飄零為百里陶元亮復何人邪

荆木為櫝

燕肅知臨邛縣民苦吏追擾荆木為櫝民公事有連逮者書  
其姓名使召之如期而至續通鑑

詩

聞宰江陽邑剪棘樹蘭芳城門何肅穆五月飛秋霜李白東  
陽本是佳山水何況曾經沈隱侯化得邦人解吟詠如今縣  
令亦風流新開潭洞疑仙境遠寫丹青到雍州落在彛常畫  
土手猶能三伏凜生秋劉禹錫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因見

縣尹心根源舊官閔南紀改波瀾西河共風味杜甫連城寶

為重茂宰得十新山雉迎舟揖江花報邑人白水過庭激綠

槐夾門植文選懷縣詩來時人指拙為謀出手方知刃解牛

有病黃堂懷藥問丐歸紫橐列街留瓜圃陶潛一縣令獨飲

仍獨醒猶將公田二頃五十畝種秫作酒不種秔東坡古縣

蕭條秋景晚昔年陶令亦如君頭巾漉酒臨黃菊手板支頤

向白雲百里豈能容驥足九霄終自別雞群相思不恨書來

少佳句多從闕下聞雍陶邑事多商榷惟詩未暇論母慈催

扇枕父老欲攀轅三年非一事知盡愛人心滿任添新

髮還家帶舊髮鶻聲先掉去柳色到都深即日應冠豸憑共

記得沉紫芝茲邑猶淳古君行作長官假令三尺密終有一

分寬粟里歸差易桐鄉愛極難千峯青遶郭暇日想憑欄南

通判縣事

隋及大唐縣丞各一人通判縣事通典

長史

縣丞長史也百官表縣司戶以上為令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史漢書景紀

簽書文檄

元符詔縣丞簿尉日赴長官廳議事及簽書文檄

述六職

柳子厚武功縣丞壁記曰丞之位八品以下述六職以輔其治也

令囚歸耕

唐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數十人會春暮時兩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囚請假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皆感恩義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唐書

稱兩道晴

裴子雨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留論事移時人私切相語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兩道晴終日如此不和也南部新書

仕宦無休勢

唐宋安恭為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語僚屬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迁俗云雙陸無休勢余以為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閑官不領公事

大中四年勅州有上佐縣有丞簿俗謂閑官不領公事殊乖制作之本意續通典

簡靖

柳文武功丞壁記曰穎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為簡靖夫以武功疆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處其理斯固難矣

邑事無所不當問

藍田縣丞壁記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

主簿

主簿諸簿目

主簿謂主諸簿目通典

短主簿

王為巨温主簿人曰短主簿

後來之英

徐浩張說稱其才由魯山主簿薦為集賢校理見喜兩五色

鵠賦嗟曰後來之英也

三主簿並為相

盧邁自河南簿為補闕鄭餘慶自汜水簿為察院趙宗儒自

陸渾簿為右拾遺三主簿並為宰相職源

矮屋不堪擡頭

張彖登科為華陰簿而為守令所抑歎曰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得乃棄官而去天寶遺事

髯鬚之職

外史椅杭王建借蜀李景上封事以為眉山主簿制曰旌其忠蓋之心委以鬚髯之職注云崔豹古今注羊名髯鬚主簿

移文驅虎

顧少連字夷仲為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

拜移文岳神虎不為害職源

簿領中有是人

吳擇仁字智夫為開封雍立主簿元祐中金水河堤壞十六縣皆選屬他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四朝國史

有公輔器

張昇字杲卿為楚立主簿南京留守王曾謂其有公輔器口記物色無差

顏春卿調群浦主簿嘗送徒於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

通管縣事

熙寧三年提舉王廣淵言一縣之事惟令佐二員而主簿尉所職各異苟有謬誤所職者坐視其弊而莫得禁止欲令主簿管統簿書尉專管倉庫依舊外縣事並令通管從之

詩

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 倚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鰲杜甫

昔時陶令彈琴縣今日君為主簿官地勝不嫌清俸薄政公還得衆人歡江分九派潮常到獄管千峯夏亦寒閑客散遊來未得畫成圖軸乞予看田翁虛舒寄彭澤主簿

縣尉

五百空手行

嚴安之崔譚俱為赤尉安之令五百執大杖譚益大其狀如椽安之復令執小杖譚益小其狀至如筋安之令五百空手行乃不能學見聞記

單言判獄

李程字表臣為藍田尉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

遷監察御史

上寶劍篇

郭震字元振初為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百姓厭苦武  
后欲詰與語奇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詔小學  
士李嶠等即授鎡曹參軍

聰明尉

虞莊道十六擢第為河北尉太宗謂聰明小兒雍丘尉魏奉  
古一覽千餘言時謂聰明尉

擒姦摘伏

李勉為開封尉與縣尉盧城執並有擒姦摘伏之名職源

首該賞典

乾德元年以大名府元城縣尉張義元為本縣令賞捕盜之  
功也天下縣尉久廢是歲復置義元首該賞典以激勸之職源

清水明鑑

河北尉馮履清水見底明鑑照心

摧姦扶隱

李勉始調開封尉汴水陸一都會號難治勉摧姦扶隱有名  
台輔之器

婁師德補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謂曰吾子台輔  
之器當以子孫相託何可以官屬常禮待也

吏能第一

劉延祐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  
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為出人士

召為翰林

白居易調蓋屋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為翰林學士職源  
處賤官有憂天下心



寶元初有明州慈溪尉裴明允僕僕不群雖處賤官有憂天下之心屢上書言事後又詣闕上書云漢成帝時梅福為南昌尉屢從縣道上書言災異事求假即傳詣行在所

少府

李白贈瑕丘王少府別西河劉少府贈秋浦柳少府杜甫貽華陽柳少府如此則當是唐時縣尉多稱少府也類要

材吏

嚴挺之名浚調義興尉號材吏

彈琴時藥

趙元亮字貞固少負志畧好論辯武后稱制懼不容其高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琴時藥如隱者之操自傷位不配才

廐目一覽

魏奉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燕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曰此

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座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挺涖汴州召奉古前曰此聰明府帥他日持廐目令示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挺驚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

不言人非

李白為李錫元勳去思碑云初拜壽光尉心不掛細務口不言人非群吏罕測望風敬憚

詩

仙尉趙家玉英風凌四豪維舟至長蘆目送煙雲高搖扇對酒樓持袂滿蟹螯李白隱吏逢梅福遊山憶謝公杜甫皎皎鸞鳳姿飄飄神仙氣梅生亦何為來作南昌尉清風佐鳴琴寂寞道為貴李白兩尉鬱相望東西百步場杜甫鼓水雲鄉已作觀魚檻仍開射鴨堂東坡





